

聲韻詩刊
voice & verse

poetry magazine

總第 88 期 2026 年 4 月 Issue 88 April 2026



創作天地

蕃薯

楊丞峰（英國曼城）

城市粗印的金色很小，窗外流動的金稻一望無際。
書頁上落滿風的影子，
陽光灑在姊姊的手臂上，
麥色，秋天的稻。

挖著濕泥，海風鹹濕縈繞的髮絲，
說過自己來自海島，來自大陸，
問過名字，兩種答案，
世界的景色，是她書上指給我的重點。

汗水灌溉背心，濕透的布料，
在皮肉上映出舊日河道。

少年的愛戀，成人的爭奪。
綿白的牡丹華服，在枝桠間隙傳來
後頸的搔癢。

她站在單車的後面，被風吹起髮絲，
艷陽的熱情，鬢角的濕媚，
但她的手早已附上紅瓣——

扇過我的臉頰，傷痕隱沒進夜色，
她有病，把我當大人。

黃稻越來越稀疏，道路越來越寬廣。

玻璃的反射不同於紙張的印刷，
尖銳的琉光在午夜刺痛
那無法挺直的骨骼，
與被視為浪漫的，鄉愁。

在大樓旁的溝渠為姊姊提了殘詩，
與他人一起想過的未來
認同的唯一答案，
放入水中。

遊子如田壑之水，滋補、新生
最終在磕碰著額頭的膠質玻璃旁，
靜靜回流。

我也變成大人了，
終於回來，踏入房門。

帶不來的藥方。

夏風吹開了桌旁的窗戶，
但我沒再走過去，
怕挨巴掌。

距離讓稻田比童年還要遙遠。

紅花未謝，牡丹仍披在身，
可她的熱情，在眼角植稻，
在褐色的肌膚翻土。

那彎彎的背脊，
載了太多時間，像——
飽滿的蕃薯。

影

蔡嘉恩

鏡是我們的影
我的眼前是你
——的薄荷香
我沒有想，就後靠
你只在鏡中看我
耳側炸掉的微絲
這次，我擋住了
請你踏前
細看我的潮濕，我要。
在腦後挖兩個洞
吮袋裏的淡煙
請不要脫下西裝外套
我要從乳尖感受跳動
眼睛扣進恤衫，環繞深藍
化為你崇黑的影

前言：十五人，十五年

文 鄭政恆

《聲韻詩刊》一直重視詩歌教育，沒有新一代的讀者以及作者，詩歌的路不會走得更遠。

我曾在 2008 年擔任香港公共圖書館青年創作坊新詩組嘉賓講者，當時的主持人是《秋螢詩刊》的重心人物葉輝及關夢南，他們上承戴天和古蒼梧主持的創建實驗學院詩作坊的傳統，而詩作坊的形式，本來是引入自美國愛荷華大學的詩人工作坊。

我在 2010 年首次擔任圖書館青年創作坊新詩組主持，舊照片提醒我，當年是和飲江一起主持，至今十五年有多過去。2017 至 2019 年，池荒懸和我拍檔，擔任圖書館青年創作坊新詩組主持，至疫情時，創作坊戛然而止。這些我已在〈留下，或離去：池荒懸《閒物廢歌》序〉提及過，見《聲韻詩刊》第七十七期，不再重複了。

《聲韻詩刊》第四十九期的「2019 青年新詩創作坊」特輯，見證了一個階段的終結，出乎意料的是，2026 年二月，FES 文字部、聲韻詩刊首度合辦詩作坊，竟然開展了另一個新階段，而且有十九位學員、嘉賓鍾國強、曾淦賢，和我們一起踏上新旅途。

面前的「2026 冬季限定 —— 詩作坊」特輯，有十五位學員作品，一人一首，這一屆的學員作品水平令人喜出望外。在今年的詩作坊中，我負責「執頭執尾」（即主講第一堂和最後一堂），剛剛上完詩作坊第一堂，我立刻傳信息給第二堂的嘉賓鍾國強說：「學員的水平相當高」，「相當了解詩」，一些學員初初起步，但不少學員已屬於進階一層。

蔡嘉恩的作品相當激烈，語言有壓迫力。Jaden Tse 直面內心世界以及伊甸園的誘惑。昭洋詩作的圖像感比較突出。吳蓮欣有過人的觀察力，從檳城的旅程看到獨特的南洋風光。色散一如其名，擅長寫情色詩，往往有巧手的幽默感。鄭思珩是學員中尤其優秀的抒情詩人，〈永夜〉一詩寫得如此迷人，才華洋溢。卡卡是另一位抒情詩人，語言運用的純熟度不下於成名詩人。阿祥的深水埗街道詩，立足於香港本土詩歷久常新的優勢。Alex 詩作中的寓意，我們細味一下就可以把握。白粥走超現實主義路線，詩中線索在於父親的缺席。黃俊寧可能不相信溝通，但我們從他的詩作，也可以和他的意念溝通。李靈枝以創作量來計算，是學員中的第一名，我從她的詩作中看到也斯的明顯影響。林閒的詩簡潔同時有力，具體描述日常生活。簡伊曼開始起步創作，已邁步走入詩的世界。陳景暉的生活詩，如此實在而且有對小人物的關懷。

從我開始主持詩作坊，已是十五年有多了，而 2026 年也是《聲韻詩刊》的十五周年，難得有十五位詩作坊學員，分享他們的文字，帶來新的聲音，我們的耳目為之一新。■

囍

蔡嘉恩

愛情是超速的夜車，你
沒看到路燈旁的我
只好在你凹陷時
將滾落的眼球塞進排氣口
燃燒吧，後備箱流出的淚水
我舔不乾滲進路底的漿
你——會怪我嗎？
我蓋著你的耳朵，問。
悄悄藏起深紅領帶
為車軋打個死了三年的蝴蝶結
坐上你與我的囍駕
散落的薄荷煙
綻出灰紅，鞭炮
殺掉唯一證人

就這樣吧

昭洋

舔了口忌廉蛋糕的甜膩
你黃昏前煨的熱紅酒也是這樣
清光無糖檸茶的酸澀
你看演唱會喝的啤酒也是這樣
嘗芝麻豆腐的無味
你哼著歌抽的手捲煙也是這樣
(反芻回憶不會供給營養)

但我始終不知道應該形容你是怎樣
你趁室友不在家播的歌也是怎樣
你臨睡才手沖的咖啡也是怎樣
你蓋住被單的睡姿也是怎樣
你還未剃鬚的臉也是怎樣
你看過的日出也是怎樣
你計劃的路也是怎樣
你口頭禪也是怎樣
你氣味也是怎樣
你心也是怎樣
你總是怎樣
就這樣吧

果

Jaden Tse

一吸
肺以動物性的動勢繃緊
終於勝過表面張力
俯視水面是凌晨三點的床鋪
泡沫是陣陣頭疼

被懸掛的指尖迷失節奏
發光的砧板閃爍著
伊甸園的殘忍
一切費力的憎惡的不確定的可以失敗的
都盡在咬了一口的蘋果上
化成蛇溶掉成的
光怪陸離

氣管排放了撒旦的啼噓：
啊！求祢寬恕我！
讓我忘記仰望的習慣
讓我忘記我肺的空洞
啊！求祢寬恕我！
讓我忘記一切好與壞
讓我忘記我正在忘記

教堂的鐘聲覆蓋
赤裸的告白
原來神父是一枚鏡
始終救贖是屬於相信神
話的人

頭顱的血管如
藤枝纏繞毒果
脈搏敲打鑄造
靈魂迷宮的靜

【巴西】塞西莉亞・梅雷萊斯（Cecília Meireles）詩八首

譯 月河 畫 洋小漫

初心

我為此刻而歌
生命得以圓滿
沒有大悲大喜：
我是詩人

本與虛幻為伴
沒有歡樂或痛苦
在風裏
度過晝夜

無論崩潰或振作
逞強或傾頹
——我不知道，不清楚，不確定要留下
還是離開

我只知道唱歌。歌是一切
節奏拍動的翅膀流著永恆的血
他日我知道我會靜下來：
——除此，再無其他

小歌

在無盡的神秘裏
懸停著一顆星球
星球上，花園
花園裏，花園
花園中，紫羅蘭
花上，一整天
在星球與無盡之間
蝴蝶的翅膀

到月亮去

在還未有火箭
到月球時
男孩們踏著滑板車
在路上奔馳
他們熱愛速度
即使摔傷鼻子
都一樣興奮！
速度是快樂
啊！但願他們是天使
長有翅膀！
但他們只是大男孩罷了

花園拍賣

誰要買我的花園？
彩色的蝴蝶
洗衣婦、鳥
鳥巢裏青藍的蛋？
誰要買這隻蝸牛？
誰要買一縷陽光？
牆上攀藤的蜥蜴
還有春天的雕像？
誰要買這座蟻丘？
身兼園丁的青蛙？
蟬與它的歌聲
泥土裏的蟋蟀？
（這就是我的拍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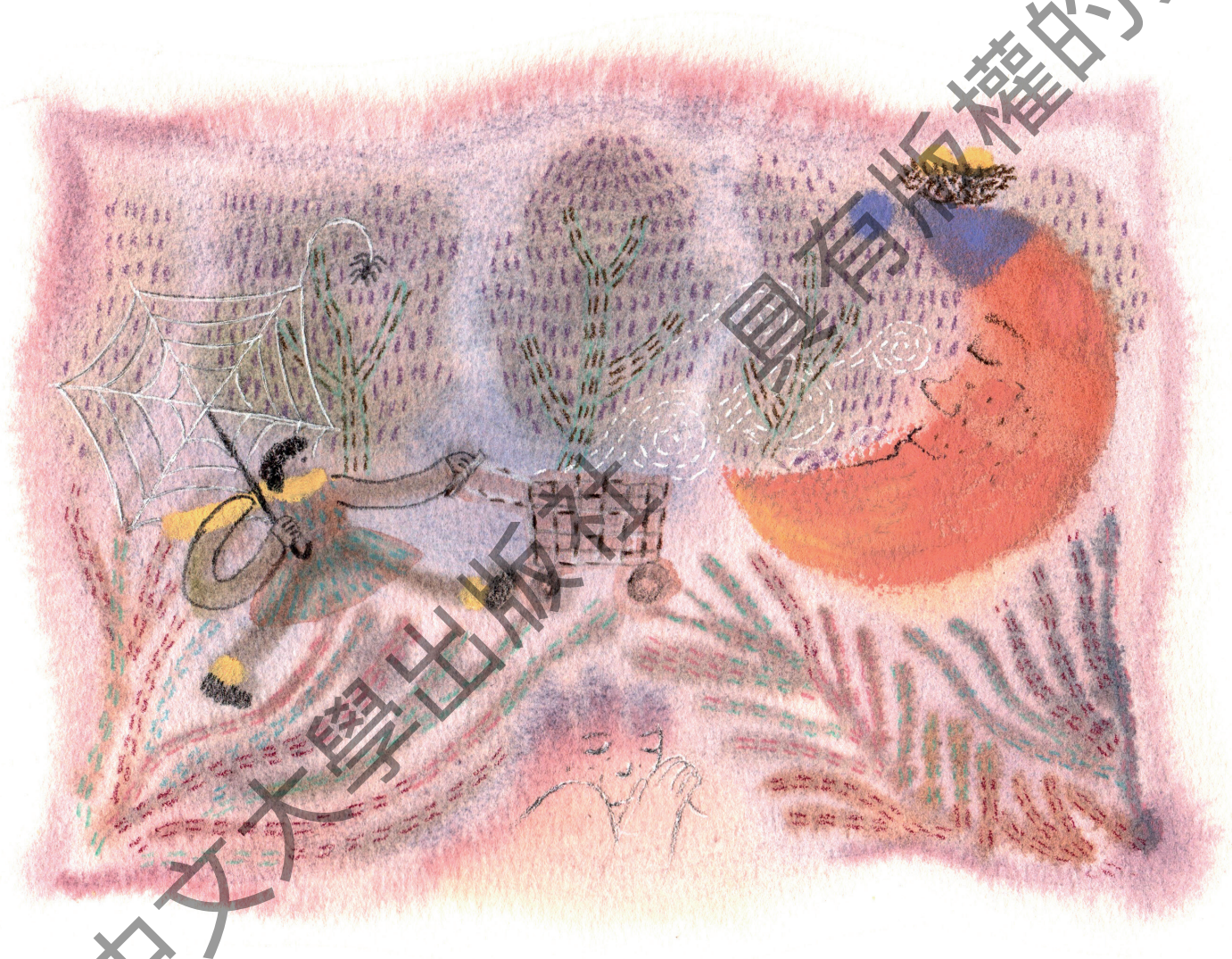
【編者按】塞西莉亞·梅雷萊斯（Cecília Meireles，1901-1964）生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幼年即失怙失恃，由外祖母撫養長大，這段經歷深刻形塑了她的情感與感知。她的詩常被形容為空靈、富於音樂性並帶有形而上氣息，在存在與缺席、時間與記憶之間游移，語言輕盈而思想深邃。儘管她常被歸入巴西現代主義之列，卻與其中激進、破壞性的潮流保持距離，轉而發展出一種沉思性的抒情風格，細膩地關注無常、孤獨，以及人類經驗的脆弱。

梅雷萊斯的詩帶有一種對語言的節制以及對無常的沉思。在其整體創作中，風、海、影、回聲等意象反覆出現，成為承載消逝之感的詩學媒介。她的作品難以被簡單歸類：既現代又超越時代，既根植於巴西的地景，

又回應普遍的形而上關懷。正是在此意義上，梅雷萊斯在葡語文學中佔據著一個獨特的位置，連結了抒情的內省與哲學的探問。

梅雷萊斯不僅被視為巴西現代主義詩歌的核心人物之一，更是一位其作品持續跨越語言與文化邊界的作家。她的詩已得到廣泛翻譯，在不同語境中仍保有那種清澈與神秘之間的微妙平衡，引領讀者進入一個思想轉化為音樂、時間化為沉思的空間。對當代讀者而言，她的寫作彷彿為喧囂的現代生活提供了一種靜默的對照，提醒我們：詩仍能以精準、克制與優雅，描繪存在最細微的輪廓。 ▽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國有版權的資料



【伊朗】巴努·贊（Bānoo Zan）詩六首

譯 宋子江

水之城

獻給伊朗人民

城裏的人¹
飢渴於麵包與自由

街道成了河流
翻湧著口號

人群衝進革命衛隊的糧倉

不是為了掠奪
而是撕開一袋袋白米
將一把把米粒拋向空中

在新聞封鎖的黑夜裏
重演銀河

我們是抗議者
不是暴徒

我們害怕子彈
但我們更害怕沉默

在這血的洪流之中
勇氣不是桂冠
而是一條救生索

願喜悅迴盪於我們的群山
願正義洗去山谷中的血跡
願我們成雙的湖泊²
如自由一般清澈

避難所

我是一座城市
被乾渴淹沒
我的穹頂是一則祈雨——

我是一座城市，被火淹沒
哨卡消失無蹤

我是一座從地圖上被抹去的城市——
被記憶淹沒——

沒有貢多拉漂浮——
並非異國風情：而是遭受重創

我是一座城市，被暮色淹沒——

歡迎——公民—陌生人——
在我的廢墟中築起你的避難所

我們將再次成為一個文明
團結互助——

再次——

¹ 阿卜達南（Abdanan）意為「水之城」。它位於伊朗伊拉姆省，並於2026年1月6日成為一場非凡抗議行動的現場。

² 這對雙子湖被稱為「黑公牛湖」。它們以清澈的藍色湖水聞名，不過在水深較深之處，湖水會呈現黑色。整體藍黑交錯的紋理，看起來如同牛皮上的斑點。

學生對領袖特使¹的發言：被打斷的戲劇獨白

我的發言與這場活動的框架並不一致。我想代表那些未能出席的人發聲。真正的學生日，應該該挑戰而非展示那些年復一年老調重彈的人。

你們是最不該
在學生日這天
站到我們面前的人

你們——手上——
你們的每一次呼吸——
都散發著血腥味

你們——奪走了吉娜、尼卡與哈迪斯²
他們純潔的生命
你們——帶著血腥的呼吸，
在她們殉難周年之際也為之一滯——
你們因害怕人民抗議，
便派傭兵塞滿街頭——

但女人的聲音不會死去。

你們——靠制裁牟利
掠奪工人那一張張
日益縮小的餐桌

你們——抽乾了
這片土地經濟的命脈——

儘管你們口號響亮
過的卻是國王般的生活

你們唯一的回應
就是緊握的拳頭

但生命不會死去。

你們——在國家資助謀殺
穆赫塔里與普揚代赫³
二十七年之後——
至今仍害怕寥寥數人
在他們墓前聚集

你們害怕筆。
你們害怕聲音。

你們一殺再殺。

但自由的聲音不會死去。

「女人、生命、自由」的聲音
不會死去。

打倒偽善者！⁴
打倒偽君子！
打倒叛徒！
讓他說話！
請繼續！

你們是站在講台上的人。
請等輪到你們時再說話——

也許終有一天——
由於你們的無能
與不明智的政策——

我們的祖國
將不再有空氣供我們呼吸
也不再有水讓我們止渴

但仍會有聲音
也仍會有筆。

即使把這片土地犁過一遍
你們也無法安睡
因為你們懼怕翻出我們的白骨

祝所有至今仍
有拳頭可以握緊
有聲音可以高舉的人
學生日快樂

¹ 2025 年 12 月 7 日，伊朗學生日當天，德黑蘭大學學生協會的一名成員，向正在德黑蘭大學發表演講的賽義德·賈利利發言。賈利利是伊朗政權利益委員會成員，亦曾任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代表。

² 尼卡·沙卡拉米與哈迪斯·納傑菲，是 2022 年伊朗「女人、生命、自由」起義中遭殺害的兩名年輕女性；這場起義是由瑪莎（吉娜）·阿米尼之死所引發。

³ 穆罕默德·穆赫塔里與穆罕默德·賈法爾·普揚代赫，是伊朗作家，於 1998 年 12 月在伊朗遭到殺害。此案後來被稱為「連環謀殺」，發生期間橫跨 1988 年至 1998 年十年間。受害者包括 80 多名知名作家、知識分子與行動者。加害者則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情報部的成員。

⁴ 指一種人在公開場合假裝信仰伊斯蘭，私下卻並不信的人。

Voice & Verse Feature: "Apocalypse"

Our Mother of The Sudden Flood

by May Morales Dolis, trans. by Eric Abalajon

*To your care and sudden mercy,
Our nurturing Mother,
May you be praised
By all of heaven and earth.*

—Hymn to Our Lady of Prompt Succor

When morning comes, the flood:

crabs egrets clams
twigs kindling
madmen shrimp coconut husks,
worn-out slippers,

a crushed toy truck,

a stiffened tarpaulin—

in the bosom of the Boac River, overflowing,
are the gifts. Then, blazing
laughter burst forth
though debris piled up, children shrieked in delight,
and even the elders joined in the ruckus.

Before.

After pondering the night,

I whispered prayers of intercession
to you and to my Son. Blessings flowed
in proportion to the weight
of His will and mercy.

Ah, what is this from Ilaya, a surge,
a monstrous sheet like milk
flooding the river and all its branching streams—
three million metric tons of acid
to dissolve everything in its womb:
it will kill off whoever or whatever
comes close, steps in, or dares to swim,
and later those who dare to benefit.

Passing.

The juice of death will seep
for the next twenty-seven years,
in all the times and existences to come

and I am a mother weeping, who knows—

If only back then, we had refused
the desire to invest and to dig,
the corporations eager to seize,
then perhaps now devotion would have been enough.

After the flood.

A Plot They Called Home

by William Carlo Antonio Sanchez

No one knows what the farmhands saw
when they turned to face the woods
and made their way into the trees.

They had abandoned their flock
and left their hens in the pens,
let their cows go hungry, and
let their wheat turn rancid.

There is terror in this tale, I've heard,
for they had walked into the woods
without their salt bread or cheese;
they had abandoned their flock
for the wolves and for the flies
and before the day was done,
there were crows in the sky.

No one knows what the farmhands saw
and it appears that no one will
for they warped into those trees,
not much care for their flock;
little chicks and little calves,
little lambs and little ducks,
so unfed and alone, in a
plot they called home.

Keep Sweet

by Rachel A. Yeung

When the dominoes of fire from the Olympics raced
across the world in 2002,
the prophecy was right.
The Prophet said: *Keep Sweet. Obey, and you will live.*
Only Short Creek remained,
obeyed.

Women in the Zion ranch were assigned and
reassigned,
mapped and remapped onto bloodlines.
Age was no longer a problem
for marriage or pregnancy
as long as the Prophet had callings from God.
Men busied building the temple,
weaving their earnings into the tapestry of Zion,
memorizing the names of their wives like
multiplication tables.
The Prophet reminded them of God's arithmetic:
*Keep Sweet, and every family requires fifteen females—
at minimum.*

Boys then disappeared as excess,
the subtraction of sons.
Wandering the cities of ashes,
the expelled meeting the expelled,
apostates became ruins.

Then the Prophet spoke a new revelation from God:
*Keep Sweet, and all girls under eight should come to my
temple for advanced teachings.*
All girls, obeyed.

White walls. White bed. White comforter.
Girls in prairie pink,
the Prophet in black,
doctrine unbuttoned to skin.
All girls, obeyed.

This is the world that did not end,
it just learnt to Keep Sweet.

Fires & the Shelter-tree Choir

by Chad Norman

An outdoor gig, festival in the shelter-tree,
annual gathering of *hated* birds, imagine
being a being who hates a bird,
wants, better yet, craves disconnection?

Still brown, and really, still babies
fluttering within the smoke-coated leaves
all with their imitative songs, a squeaky frenzy,
trying to sing within the thick roving smoke.
Brown babies sharing branches, blacker
parents not knowing how the fire was lit,
knowing only their desire to sing for the sun.

Choking, but not the human way,
sounding more like dusty wings in unison
caught in a drought only the shade quenches
as another morning brings a chance for joy
meant for their new families, one seated man
also with distant fires spreading in his lungs.

All of them sniffing, trying to avoid inhalation
even though a breeze seems to oppose them,
fills both the entire tree, all that it shelters,
and where he, on a deck, worries about losses
others will reveal were their homes and history.

And, again, there's more starlings,
no longer part of the properties,
all of their choir-like attempts
finding an ear, a shelter, a window,
perhaps the reflection of a future sky,
the safety of that maritime blue.



Photograph by Mohammadreza Abbasi, Attacks on Residential Homes in Gisha, Tehran (31 March 2026).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Avash Media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CC BY 4.0) licence. The image has been modified from the original version.